

五

韵

論

五韵論 上

五音二十五論

一論平仄古謂之長言短言

顧氏音論曰平上去入之名漢時未有然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注于伐者爲客下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于伐者爲主下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之則今之平上去聲短言之則今之入聲也按砌公于伐伐有長言短言之辨卽後世之去入也準以例諸則上陰陽亦遞爲長短上長極而下短極也江甯報恩寺明胡文柱手寫大般涅槃

槃經第八卷世尊與迦葉說十四音舉噦呵億伊郁優哩
黔烏奧菴阿凡十二字于懸旁注初短于億上注次短于
伊上注次長是以入爲初短去爲次短陰爲次長一切經
音義舉大般涅槃經八卷云字音十四哀阿壹伊塉理釐
鷺鵠汚奧其音義云此十四字以爲音皆兩兩字同長短
爲異其文似有譌脫然其云兩兩字同必謂哀阿理釐等
此則平去皆可言短之證或泥亭林說但以入聲爲短三
聲爲長小差或違其說謂非平仄亦非是

二論四聲本具五音

沈約答陸厥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
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見陸厥傳則作四聲

者原知有五聲也孫愬唐韻序論曰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閒迭在其間矣見唐韻首卷則作唐韻者知有

五音矣五音者何陰陽上去入也徐景安樂書曰凡宮爲

上平

以宮在平東韻

商爲下平

商在平陽韻

角爲入

角在聲覺韻

徵爲上

徵在韓止韻

羽爲去

羽在釋宮齊角徵遇韻廣韻

十遇羽鳥翅也又五

水音之謂如唐宋時五聲之羽正讀去聲也

說見困學

下但云舒也緊也亦鳥長毛也又官名無五聲

紀聞唐書藝文志樂類徐

景安樂儀三十卷

以上平下平列入于五音譜甚

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于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

四聲求其官聲不得乃分平爲二語出學紀聞

按元章此語以之鍼景安則可以之諗隱侯則失何也隱侯元知有五聲也然亦可見宋人咸知五聲聲爲五則平聲必有陰陽陰

陽上去入可平列爲五久矣

三論四聲本具五音二

南齊書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喁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五字之平音韵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按約等文皆用宮商者總言其詩文皆以平仄耳非語陰陽二平爲宮商更非目上下平爲宮商也唐徐景安謂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儻矣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螽腰鶴膝此所謂制韻乃文章聲病非制爲韻書也五字之平音韵悉異者音目同紐韵謂同類言五字詩一

句之中非正用重言

如關關之類

連語

窈窕爲聲

連語

爲聲之連語

連語

參

不同韵

不得復用同韵

同韵

類本韵

皆不可

同音之字

同字紐

卽同聲也

犯之卽爲病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攷五聲大小之次宮爲大商角次之徵羽又次之平聲本有陰陽四聲本爲五音咸出于自然稍知呼吸文字卽能辨之陰陽上去入之配五音也愚意謂陰陽爲商角去入爲徵羽上爲宮上爲宮者漢書曰聲上宮宮最尊上而綱維四聲故能自下上而曰上也聲音之道大者爲下惟下故無所不上旣上則有不能上陰陽相對之稱去入相對之稱平仄相對之稱極者必反音至入而促極故反而與宮通類以商角爲平徵羽爲仄此平仄之正也宮爲上本居中而互濟足不

待濟而歎待濟故上遂冠于仄耳惟其以上爲宮陰爲商也故曰約等爲文皆用宮商宮者三仄之首商者二平之首宮商猶云平仄爲文皆用宮商猶言爲文皆用平仄焉爾惟其以商角爲陰陽爲平徵羽爲去入爲仄而角徵居平仄之介也故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言兩句住句之字必一平一仄耳商角爲一類徵羽爲一類角徵且不同商羽亦不同可知矣宮聲居中四濟住句之字應用平者無平字可以上代而不可以去入代故不言宮商而變言角徵春秋外傳曰細大不踰謂之平則平之爲名不大不細之謂也有上爲宮大于平故不大有去入爲仄爲徵羽細于平故不細以命名之義定之平之爲商角又定矣以去

入對舉知爲徵羽相次陰陽對舉而同歸于平知爲商角
相次則上聲之爲宮又可推而定矣由是以思則周沈作
四聲之時固已瞭言五音

四論陰陽上去入大小之次

元和韵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
遠入聲者直而促按元和韵譜唐陽南公南陽釋處忠撰
見玉篇卷末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夫聲音
之道以大者爲濁爲重爲低爲長爲舒小者爲清爲輕爲
高爲促安平也哀而安者細大不踰而平也洛神賦曰聲
哀厲而彌長廣雅云厲上也樂記曰粗厲猛起奮末廣賈
之音作厲與粗猛並言則厲以粗大之意舉皆也起也哀

屬皆有長意而上聲長而能舉爲宮明甚于去聲曰清于入聲曰促其爲徵羽定矣萬紅友樹詞律曰上聲舒徐和高于上聲日舒徐日腔低亦可見上聲之宜爲宮也

五論陰陽上去入大小之次二

漢書律稱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地而出載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之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風俗通云商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常爲信五事爲忠徵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常爲知五事爲聽按二書之敘五音也咸以商角居前宮在中徵羽殿末韵之五音陰陽爲商角上去入爲徵羽

次序與此若出一律知其理足憑矣

六論陰陽上去入大小之次三

論上爲宮居于春秋歲第十二句五字語

四清

佚

七論陰陽上去入大小之次四

宋沈義父樂府指迷論詞謂去聲字要緊入聲可替平聲不可替上聲萬紅友詞律曰當用去聲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斷勿用平上

紅友又言常見有作南曲者于春秋歲第十二句五字語

用去聲佳句使歌者激起打不下三板固知上去之判若黑白按此詞家去不替上之說

也總而論之上爲大陰次之陽次之去次之入最小以小替大踰三位則不可去不可替上則入無論矣義父言可替平者陽平也陰平則不可紅友言入且不可替去甚言之也入可替去也以大替小踰一位卽不可平不可替去

亦目陰平也上則斷不可矣陽平近去尙可也如是辨別則五音一貫矣詞無可平可仄之理宋人製詞平仄互用者入替陽平去替陰陽平又上替陰平而陽平替去也則以詞律準之亦可知五音之高下矣

八論徐景安平上去入配宮商角徵羽所由誤佚

九論陰陽上去入可約爲三音

自有周沈之四聲而後詩賦家以陰陽二音互叶垂爲不刊之典則然考之于古人亦無不合則陰陽互叶之理可憑夫陰陽上去入卽商角宮徵羽也商角可互叶徵羽豈不可互叶乎顧氏音論曰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是知四

聲之論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陳之間也藝文類聚載武帝
清暑殿效柏梁體聯句帝云居中負晨寄纓紱而司徒左
司屬江葺和云鼎味參和臣多匱以去和入則其時未用
四聲可知又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
卒歲發烈褐三字皆入而韵歲今之學者必曰此字元有
三音有兩音故可通用不知古人何嘗屑屑于此哉據此
則去入互叶亭林先生已論及之矣愚謂未有四聲以前
陰陽二音爲一類互叶去入二音爲一類互叶上一音爲
一類獨叶此五音分合之正陽去相近可借叶上統四聲
皆可借叶此五音借叶之道凡正借二端皆以本音叶其
不歸正借二途而亦叶者則字有三音二音之說亦不可

廢然已希矣亦猶合韵之于部類而已其正叶猶部類之古本音借叶猶緩急韵緩急韵諸儒尠言後有說發明陰陽上去入五音之可以三約也猶之五聲之有宮徵商之三統矣

十論無濁音上去入

劉鑑切韵指南曰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却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强字亦如去聲又以强字呼如清音礲叩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哂字其蹇切遣字可乎倘因礙致思而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按廣韵之言清濁者不一而劉士明之說又異士明以見端知幫非精照影爲純清溪透

徹滂敷清穿心審曉爲次清群定澄並奉從牀邪禪匪爲全濁凝泥娘明微喻來日爲半濁次清全濁之字在平聲爲一陰一陽在上去入元無分別此自舍利守溫二僧求切韵字紐之說不得其解而又雜以梵法及俗音遂生此重複偏枯之弊士明溯濁音上聲呼如去聲之說或以爲似去卽非去仍爲上聲然謂上聲有二則去入亦宜有二上去人之皆有二去何似入又何似乎上去入之濁清二音能如平聲之陰陽明白坦易人人能知之乎之說也江戴諸儒尙仍而未改愚實不敢詭隨或以爲實去聲則上聲之中雜以去聲斷無是理毛先舒稚黃又謂曲韵平去入俱有陰陽而上聲無陰陽必謂上聲有陰陽支離矯強

必爲韻禍則歧途之中又有歧途二僧禍韻已不可言何
意士明稚黃又爲之續或者因此之故尙守七音八音之
說舍明顯之五音不言予亦不暇辨矣至潘次耕之六音
尤爲乖刺

十一論北音無入爲方音無關韻理

周德清中原音韻平聲分陰陽而入聲分隸三聲以北音
無入也近日有李汝珍作音鑑中有北音無入聲論其論
曰或曰前此北無入音其義可得聞乎對曰夫屋者韻列
一屋乃入之首也而北音謂之曰烏此以入爲平矣餘如
七發之類皆以陰平呼之十斛之類以陽平呼之鉄筆之
類皆以上聲呼之若木之類皆以去聲呼之茲節錄于後

如笏

烘烏切
音呼

斛

紅吳切
音湖

脫託

通鬻切
音施

六十一字以入爲平

各分陰陽有字可音之類也

削

希臘切
音擣

學

嬉堯切
音揚

平又許蛾切

等二百六十字以入爲平各分陰陽陽平有字可音之

類也

說舒窩切
音切

朔碩

失羅切
音瘞

等四十八字以入爲平各分陰陽

無字可音之類也

喫

昌詩切
音癡

出

穿書切
音初

等三十二字以入

爲平有陰無陽有字可音之類也

模

捫窩切
音切

招

招攷切
音鴉

等二十

字以入爲平有陰無陽無字可音之類也

鶴

寒賀切
音豪

等二十二字以入爲平有陽無字可音之類也

觀局切
又按箇切

等二十二字以入爲平有陽無字可音之類也

可音之類也

佛

梵娥切
音切

別

秉爺切
音切

等三十七字以入爲平有陽

無陰無字可音之類也

筆

秉以切
音此

等二十五字

以入爲上有字可音之類也

北

本委切
音北

等十二字以

入爲上無字可音之類也

六音切

諾

怒臥切

等

一百九

十三字以入爲去有字可音之類也

六音溜切

諾

怒臥切

等

八

十三字以入爲去無字可音之類也按如此則北音無入

以入聲分配三聲析平聲爲陰陽二聲以陰陽上去爲四

聲以之通押咸出于方音不可爲典要近之談古韻者或

造古音無入之說不直一哂矣然北音之有可取者自宋

母學熾見端知邦非照精絕陽疑泥娘明微日絕陰而北

音時有之可見元音自不絕于天地間而學徒偏守一師

無當於至道也

十二論四聲初起卽有五音韻與之並行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

周彥倫傳始箸四聲切韵行于時沈約傳撰四聲譜陸厥
傳時又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箸四聲行于世隋書有四
聲韵林二十八卷張諒撰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四聲
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四聲韵略十三卷夏侯詠撰凡
此皆四聲之書也其說可謂盛行矣而隋書云染有五音
韵一卷玉篇末坱五音聲論其下云東方喉聲何我剛鄂
謌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甯亭聽歷南方齒聲詩失
之食止示勝識北方脣聲邦龐剝雹北墨朋邈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行幸亨客欲知宮舌居中欲知商開口張欲知
角舌縮卻欲知徵舌柱齒欲知羽撮口聚殆五音韵中之
聲論也其所命字似爲神珙所亂然其規撫猶可識也廣

韵末辨字五音法音下疑缺聲字其言云凡呼吸文字卽有五音謂陰陽上去入五音也又曰脣聲舌聲牙聲喉聲齒聲此五聲非五音故知題字缺也又曰一脣聲并餅脣聲清也二舌聲靄厯舌聲清也三齒聲陟珍齒聲濁也四牙聲迦怯牙聲濁也五喉聲綱各喉聲濁也凡此云云大抵出于五音韵此所舉十字應其原本而玉篇之四十字則神珙所羼配也至孫司法廣韵序且提五音與四聲並論知四聲盛行之時五音之學自在隋書五音韵書雖亡於內府說尙具于他書故司法得詳舉之也

十三論平聲紐紐舍陰陽二音廣韵謂之四聲間迭孫司法廣韵序論曰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

閒迭在其間矣按顏陸諸人之切韵實本于周彥倫之四聲切韵四聲昉自周彥倫古無是作也古有聲類韵集之書以類分章析至內言外言而止所謂始別清濁纔分宮羽也又進而析之每等一跳口內言有籠口蹶口咸加輕重以別之外言有橫口閉口亦咸加輕重以別之此皆題小目于文後如爾疋文王世子之比又進而析之始鋪敘二十聲于是始加反語五音祇一反語如東凍董凍穀僅以一得紅反語領之凍以下異音則閒一位以識別之至周彥倫離爲四聲之書以四聲命篇則四聲異處如東凍在平董在上凍在去穀在入則相去遠矣于是乃添設反語所謂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也夫至彥倫始言

紐有平上去入之異可見聲類韵集之書五音止一紐也
彥倫四聲合陰陽爲平于平聲之陰陽尙依古法合爲一
紐但空位以識之此之謂閒聲類所收之字多于說文無
幾四聲有新收之字陰坿于陰陽坿于陽此之謂迭四聲
之有閒迭卽五音韵五音之理余所謂平聲紐紐含陰陽
者亦卽此

十四論廣韵誤并四聲閒迭

許叔重淮南音云劉覽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也劉留二
音一陰一陽今廣韵總于力求切釋名歌充豫言歌聲如
柯是則非充豫歌雖與柯相近不正讀同柯也殆亦一陰
一陽今廣韵總爲古俄切凡此之類四聲切韵諸書皆在

閒迭之內不別加紐者廣韻誤并

十五論唐韻平聲與紐皆分陰陽兩反語廣韻不知取孫司法明于五音其子間迭之音殆已別增反語今試舉大徐說文音一二條證之彖蒙驥醜濛驥饑皆莫紅反驥夢皆莫中切與今廣韻同而又有瞢木空切殆彖之陰平也東得紅切而凍得紅切何荷咸胡歌切而河哿咸乎歌切蛇沱乾佗鼈咸徒何切而驛代何切必爲二音其間如東凍二字尤爲有迹可尋廣韻首舉東爲說文中字左校聲類所必收者其下繫以𦵯鶴鶴餗餗餗恰必皆聲類所不收又復出凍竦凍三字亦說文中字聲類所必收其下繫以鯀凍竦竦靈魄又聲類所不收如此則一紐之下離

爲二段必二音也殆切韵祗于東下一注得紅切而于凍字上空位以識別之不復加反語以陽从陰彥倫之舊式也唐韵則加以辨別矣殆于東下注得紅切以得有登音爲陰平也于凍下注得紅切爲陽平總在一〇之內此唐韵之式也陽平近去聲故疎凍二字皆有去音此閒迭之迹顯然可尋者它紐則多濁亂難尋宋李文簡治說文編大徐者而題曰五音韵譜亦可知唐韵之于五音瞭然有別曰矣廣韵于切韵間迭之處漫不加意于唐韵增切之字則闇有字母之說主于胷中概以爲馮切置之不問于是而平聲十一聲陽九聲無陰于彼法三十六母七無陽七無陰字母之禍韵如此夫倘有學人从大徐說文注中錄出反語而又

以夏氏古文四聲韵說文五音韵譜爲其規撫輔之以于
祿字書小徐韵譜以復唐韵舊規亦救韵之急務也廣韵
于各卷末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數字知其受字母之
毒深矣特以切韵唐韵有舊規撫在不可縱肆故尙存古
法

十六論唐韵平聲反語多于廣韵非俗音

孫叔然音余正始作反語蓋遇字作紐未必字字有紐也
聲類韵集始逐韵逐類有反語然尙五音合一紐以待學
者之舉隅周彥倫始作四聲之紐然尙陰陽合一紐同時
有作五音韵者又別陰陽爲二想五音悉有紐矣五音之
紐蓋惟釋靜洪守之故天寶韵英爲五音具足之書卽依

舊韵英展演之也唐韵作于其時亦采五著反語而廣韵奉切韵僅有四聲之紐今說文大徐者切多于廣韵者其故在是紀氏以爲俗音非矣

十七論舍利守溫誤以西域之法言韵致平聲陰陽不全者各七上去入三聲空積者各九

涅槃比卷二十五字每五字爲一聲其第三第四皆書但爲梵音舒演而然無關韵理舍利守溫誤以彼法讀中土之韵故于深喉匣曉淺喉溪羣舌腹影喻彼法混名喉音舌頭透定齒本穿

齒頭清從重脣滂並輕脣夫及彼所岐出之舌之澄各取中人韵中二紐以供彼之展演于是而上去入三聲各有空積之聲七除古上輕脣不數依彼法也劉士明于此不曉後

人因之生八音七音十聲之說展轉馳繆千載莫悟何二僧之魄力獨宏如此二僧者又見中人之切韵平聲陰陽總爲一紐而不解空位迭出之故忽之以爲無關緊要因以彼展演之法加之于平聲之陰陽于是三聲之爲空積其音無別者于平聲悉爲陰陽顯然有二此則不知中人之四聲名爲四聲實具五音遂仍真爲四聲斯二僧之愚也夫平聲之有陰陽自然之元音不絕于兩間者猶五材之廢一不可也二僧旣以平聲喉舌齒脣之中聲供彼展演以納陰陽二音遂以唱和之二聲一分隸陰而孤陽見端知照精邦非是也一分隸陽而絕陰疑泥娘明微是也然尚不足以聲中人之字紐則于二齒之和聲各多演一

聲審心是也于是上去入三音又增空積之聲二猶于字紐有未盡也則以所贅之來日翫爲半舌半齒游移無著之名而歸之陽使陰陽相稱各七而彼之法成矣法已一成遂名謾而不改于是見韵英唐韵之二平各有反語者遂別翫一馮切之名目以拒之其陋而固一如其翫類隔之名吁吾土自賈景伯許赤重及見七緯秘典灼然知古五韵之流餘傳之于世鄭康成孫叔然李左校劉成國呂安復周彥倫諸人守之兢兢不敢失墜而爲二僧所汨乃至二十聲無攸遂之樂陰陽有孤絕之感亦毒矣哉

十八論天寶韵英爲五音具足之書

集賢注記天寶末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韵

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韵英仍舊爲五卷舊韵四百三十九
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韵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南
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庭堅撰韵英十卷按今廣韵僅二百
六韵卷首題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儀同三司劉臻
外史顏之推著作郎魏淵武陽太守盧思道散騎常侍李
若國子博士蕭該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吏部侍郎薛道
衡已上八人同撰集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關亮增加字薛峋增加字王仁煦增加字祝尙邛增加字
孫惲增加字嚴寶文增加字裴務齊增加字陳道固增加
字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略備卷勒成一部進
上勅賜絹五百疋據所云云則廣韵原本陸法言切韵孫

惄唐韵也其韵部多少應亦不甚相懸魏鶴山稱吳彩鸞手寫唐韵于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又云吳彩鸞韵別出移贊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又云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是孫惄之韵部雖與廣韵小有異同相差不至數百之多小徐原本切韵作說文解字篆字韵譜其韵部與廣韵異者于一先二仙後有三宣其餘不甚相違則集賢注記所云舊韵必非切韵云法言未能釐革則舊韵且在隋前隋書有釋靜洪韵英三卷當卽此所云舊韵隋書之三疑卽五之譌又攷孫惄唐韵成于天寶十年其序論云必以五音爲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引字調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目則令韵

部繁碎所云韵部繁碎者殆卽此舊韵英四百三十九韵
韵英五百八十韵也陳庭堅孫恤同時之作意各有主故
其言如此顏氏家訓云韵集以仍成宏登合爲二韵爲奇
益石分作四章仍成宏登爲奇益石此亦法言前舊韵之
部名然非韵英之所據也又按今廣韵僅二百六部卽依
其用紐判等之法等爲一部亦祇三百八十餘部所謂舊
韵英者殆入聲具足故有四百三十九韵之多倘入聲亦
如廣韵卽呼等無缺亦不得過四百三十以此知入聲宮
商羽合等角徵同呼卽是一紐合三音二音而爲入聲之
閒迭也若新韵英則五百八十部矣倘遵四聲之範即使
入聲具足亦祇四百八十部殆又剖平聲爲二故有五百

八十之多以此知新韵英爲五音具足之書

十九論唐韵存五音說文大徐注中可錄

孫司法唐韵雖依切韵亦不戾五音也司法原書今不傳
大徐據之以音說文李熹編而爲五音韵譜觀其以五音
命韵似其書就平聲各韵之中每紐有陰陽之辨不僅如
廣韵紐紐含陰陽而不分也今考唐韵之用紐多異于廣
韵亟當別錄爲一篇以復五音

二十論入聲有合韵或一紐含三音或一紐含兩音
五音至入而短極不能自據其位故多流變周沈之作四
聲也欲借入聲之好流變者以明流變之理故有合韵之
法宮商羽合三韵而爲一則一紐含三音角徵合兩韵而

爲一則一紐含兩音亦猶平聲之每紐含陰陽兩音也其
別之也亦用閒迭之法孫司法之言五音也曰引字調音
各自有清濁調音之清濁謂平聲之陰陽引字之清濁則
入聲合韵三音兩音閒迭之謂也廣韵于此一切誤并與
平聲并陰陽之間迭同失其存者閒迭而別爲反語也則
在唐韵韵英而二書均亡存其梗槩者亦李燾說文解字
五音韵譜耳

二十一論入聲全半寄流變之迹

韵有五五而三之爲十五類同韵異類而叶者謂之緩同
類異韵而叶者謂之徐疾說咸具下人雖好變然自有其質作
聲類韵集者惟其質不惟其變故入之五韵十五類猶夫

氏卽上去無有異焉周沈懼人不悟夫徐疾合韵之道故于入聲定全半寄之法

詳下

蓋李呂道其常而周沈道其

變也是則周沈之入韵亦未爲失第廣韵不知間迭之法

而誤并之耳大抵疾徐流變之迹商羽居西北爲殺角徵

居東南爲生宮居中寄位殺者不足生者有餘故殺咸歸

土而生能自立于陽故宮商羽并爲一韵角徵并爲一韵

此聲變之經也今之讀人者自宮徵而外更無他音周沈

之法立商角之全以爲經立徵羽之半而以其半合韵爲

緯至于宮則咸合于商而爲寄位殆以商角者殺生之本

徵羽者殺生之終而宮居中無位也是周沈之書于道有

合未可輕非但其間迭不宜妄并又以大小之次論宮商

相次爲一角徵相次爲一羽小極返于宮商此亦今人讀入僅存二韵之所由然不可逐其流而忘其本則入聲之間迭尤宜亟復矣

二十二論入聲復轉去聲

秦夬祭廢磬其體則角審其音則徵溯夫聲類韵集之配內外諸呼也殆爲徵之入至于周沈作四聲之時則流于去矣夫五音之道陰陽可并而去入之可并亦猶陰陽焉其所以然者長短之間相去無多也周沈作四聲卽離去入而二之矣故于此又借四韵之已轉者坿之去一以明去入之可爲一一以存李呂之舊不逕并于脂皆也

二十三五音配合圖論

青青洞徑錫
研耕耿諭齊
音清韻勁昔
清清靜勁昔
支支紙賓昔
支支紙賓昔
添添添林帖
添添添林帖
山山產禡錦
山山產禡錦
痕狼恨役
痕狼恨役
脂脂吉至泰
脂脂吉至泰
皆皆駭怪夬
皆皆駭怪夬
脂脂吉至泰
脂脂吉至泰

况李呂乎何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五韵猶五
材也豈可廢缺乎言入聲缺者不思甚矣又按此圖都計
六百呼天寶新韵英爲韵五百八十殆呼爲一韵而缺其
未制字者廿耳泰夬祭廢今雖在去與入同論故圖之于
入泰夬祭廢同入亦戴段二家之說

二十四論周沈判去入爲二

難曰子言陰陽相對之稱去入相對之稱洵不誣矣周沈
作四聲何以并陰陽爲平而離去入爲二然五音上最長
陰陽次之去入最短短者音難定故命之曰仄猶丸之轉
仄不定也夫旣已轉仄不定矣又合之爲一將至無入如
今北音故特別之所以存弱而顯幽也別嫌明微之道於

是乎在此二人之苦心不可不知也

二十五論五音名義

佚

廿聲冊論

一論反語紐字圖爲廣韵所循守

顏氏家訓孫未然叔余正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韵蜂出陸氏釋文古人音書止爲譬况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氏史記正義先儒音字比方爲音魏祕書孫炎作反音封氏聞見記周彥倫好爲體語因此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夫欲先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調則宮商

靡次昔有梁朝沈約剏立紐字之圖按反語爲紐字之祖
紐字圖又廣韵之所循守紐字之圖當卽隋書所云四聲
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者也

二論雙聲宜講求姑舉三百篇爲例

戴東原聲韵攷廣韵卷首論曰切韵者紐以雙聲疊韵此
蓋剏立反語之本如東得紅反東得爲雙聲東紅爲疊韵
文章移反文章爲雙聲支移爲疊韵其子言辭所涉失口
而得如詩關雎一篇參差雙聲也窈窕疊韵也按疊韵者
同韵也有韵在其事顯夫人知之雙聲孫赤然無專書李
左校聲類或有其法已久不傳沈隱侯紐字圖亦佚較疊
韵小難而唐代二僧爲三十六字母雜竺法方音以汨亂

之後之守者愈支離瞀惑以生門法鳥得不急急講求今

始卽三百篇發凡起例

今匣

流二母

元黃

睨睨

遜遜

微核

微核

永號

古匣喻合

回過

踴躍

詒肄

說擇

說擇

今見

母高圓

拮据

嘉客

客宜改讀

居驕

今監觀

羣二母

項筐

契闊

磬控

伎求

曲局

今纏緜

影母厭浥

蒼蔚

伊威

優游

今曉晝

二母踟蹰

說釋

鄭箋上

今再定盈三母

唐棣

今透穿

栗烈繩直

常棣

古澤定合

退食

古神定合

今流離

知黑三母

蠻蠻

顛倒

敦琢

古瘞知合

今輶轉

○今日泥濘二母

濟踰

音成莊染

露足

緇撮

○今清初二母

今參差

二母糞苴

析蓀

蟋蟀

嘯蛸

酒掃

旬宣

今素綵

二母

形母

厭浥

蒼蔚

伊威

優游

○今素綵

二母

形母

厭浥

蒼蔚

伊威

優游

句。工。合。始。卽。三。百。篇。發。凡。起。例。

凡。

今董奉二母
莽蜂○今明後二字

辟標○今敷滂二母
非邦○今非邦二字

辟標○今敷滂二母
莽蜂○今明後二字

莽蜂○今董奉二母
芬芳

齊飛○今許郎二字
今疑母

齋飛○今許郎二字
歲謔○歲謔

歲謔○歲謔
莽古許郎合

莽古許郎合
莽古許郎合

三論雙聲卽喉舌齒脣之聲由四析八由八析廿

聲者何卽喉聲舌聲齒聲脣聲也玉篇卷末坱五音聲論曰東方喉聲西方舌聲南方齒聲北方脣聲又沙門神珙五音反紐圖曰欲知商開口張欲知角舌縮卻欲知徵舌柱齒欲知羽撮口聚按此語非神珙所爲蓋舊記也廣韵卷末脣聲并餅舌聲靈厯齒聲陟珍喉聲綱各前人言聲簡要有法而不亂者惟此三章外此則樂工所傳合工等十字尤有思致說見通此四者聲之道得矣此殆中土自許未重以來

流傳之真作非夫口耳皮傅之語也東方喉音角也最在內故須舌向內縮得之西竺初法謂之舌根聲卽此也西方舌音商也音稍外故爲開口張南方齒聲徵也以舌抵齒故曰舌拄齒北方唇聲羽也唇聲門唇而成故曰撮口聚明白通暢無少挂礙而欲以七音汨之紛如到錯不思甚矣或曰何以不見宮聲曰何以四時祇有春夏秋冬而不見中央土夫亦自爽然矣由喉而析之則有深淺深喉淺喉二名存于韓道昭五音集韵而其命字則已亂矣五音集韵淺喉音曉影深喉音曉法命爲牙聲失解而深喉屬一聲故無位置而生瞀怛然深喉淺喉之目故足珍也今定合爲深喉工○爲淺喉由舌而析

之則有腹頭釋名天坦也以舌頭言之又天顯也以舌腹言之許氏淮南解曰駢讀似質在舌頭者乃得舌有腹有頭于此見矣今定上古音如今之議當○天坦六藝爲舌頭句爲

舌腹由齒而析之則有本頭韓道昭有正齒齒頭之目是矣道昭以照穿牀審禪爲正齒精清从心邪爲齒頭於今韵之理是也然立名必偶正齒應

曰齒本涅槃經名是爲齶音齶齶也齶齒本也齒頭或曰

齒際亦可今定尺音志怡反陟珍○○爲齒本○○四心爲齒頭

由脣而析之則有合開釋名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合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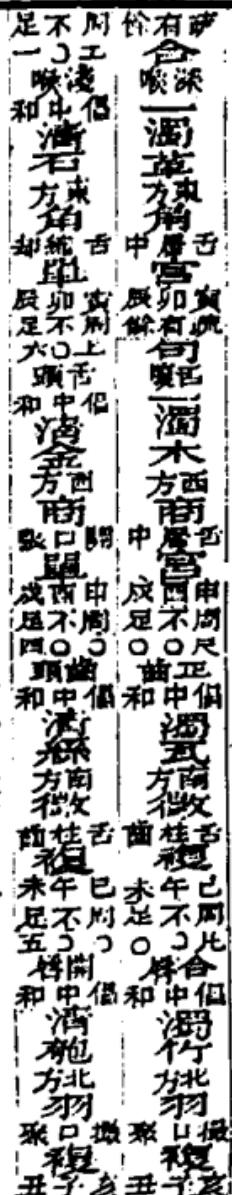
言之風氾也今定凡凡並在奉母今定並奉二母爲開脣之倡讀如今之讀邦○○

爲合脣○○五爲開脣五古讀如今之讀韓道昭命此爲微母輕脣之末也韓道昭命此爲

輕脣重脣亦是也从古爲開合八者以象八音故唐韵曰

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是也深喉象革舌腹象木
革木一聲故深喉舌腹無倡和聲淺喉以象石石尙角角
中聲石卽角尙本聲也舌頭以象金金商聲尙羽齒本以
象瓦齒頭以象絲合脣以象竹開脣以象匏六者皆有倡
聲中聲和聲六而三之又益二焉二十聲之類備矣于彼
初法于我廣韵亦皆合矣雙聲之道以喉比喉舌比舌齒
比齒脣比脣近之矣猶未也尤必以深加深淺加淺腹加
腹頭加頭本加本頭加頭合加合開加開猶未也尤必倡
視倡中視中和視和則得矣故不可無圖如此又有八等
之分以擾亂其中則惑生焉今別有專篇論八等又此所
別古聲于今轉徙矣今聲則自溫首座之三十六母溯而

上之亦合于二十聲然不就古聲以權其基轉徙之聲不可得而知也故圖之如下



四論牙聲爲空名卽張子所云宮聲出於口

唐韵序云又紐其脣齒喉舌牙部乍而次之廣韵末均辨字五音法云凡呼吸文字卽有五音脣聲舌聲牙聲齒聲等一唇聲并餅原注唇音清也二舌聲靈厯舌聲濁也三齒聲陟珍齒聲濁也四牙聲迦佐牙聲濁也五喉聲綱各喉聲濁也玉篇末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上均五音聲論云東方喉聲何我

剛鄂訶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甯亭曉歷南方齒聲
詩失之食止示勝識北方脣聲邦龍剥雹北墨明邈中央
牙聲更硬牙格行辛亨客張子全書曰商角徵羽皆有主
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于口以兼五聲也戴東原聲
韵攷云廣韵卷末辨字五音法不知何時所傳略舉十字
爲例子守溫之三十六字母并餅邦母字靈厯來母字陟
珍知母字迦見母字伎溪母字綱各亦見母字又曰王應
麟玉海曰玉篇卷末坿以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
九弄反紐圖按此亦不知何人所傳王伯厚歸之神珙考
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雜取以坿玉
篇後非珙之爲所列四十字于守溫之三十六字母同者

定泥邦三字耳其餘何匣母字我鄂疑母字剛謌各見母
字可康溪母字丁的端母字甯泥母字亭定母字聽透母
字厯來母字詩失勝識審母字之止照母字食示牀母字
龍墨邈明母字剥北邦母字雹朋並母字更格亦見母字
硬牙亦疑母字行辛亦匣母字亨曉母字客亦溪母字按
廣韵末十字與玉篇末四十字頗相表裏以三十六母之
匣曉見溪疑咸屬喉聲而牙聲卽與喉聲無別所以別者
喉聲所舉八字皆在一等牙聲所舉八字皆在二等夫旣
以等別矣胡再以喉牙別反覆思之知張子之言爲確當
蓋唇齒喉舌四聲而二十紐皆括其中矣此外無牙聲也
呼等之道以內一內三外一外三爲四正如十二辰之有

子午卯酉八卦之有坎震離兌也內二內四外二外四爲四餘猶十二辰之有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八卦之有艮巽坤乾也五音聲論殆以四正之喉舌齒脣爲角商徵羽而四維統謂之牙二之爲宮猶之十二辰之丑辰未戌矣牙本無聲牙聲卽喉舌齒脣故張子曰宮聲全出于口以兼五聲也曰牙曰口皆摠括之名不主一官也牙者居口之中故亦以牙該四物焉四者之序喉最在內次舌次齒次脣玉篇所列之次爲確孫司法序云紐其脣齒喉舌脣齒自外而之內喉舌自內而之外又曰牙部牙無聲兼脣齒喉舌以爲聲故曰牙部也許而次之忤午貫也謂貫而次之也又按四者之大判喉舌在內爲一類各四紐齒脣在

外爲一類各六紐廣韵以牙居中而脣舌在前舉內外之末也喉齒在後舉內外之本也其再舉之也脣舌齒喉之次如前第出牙于齒喉之間明牙無不包處處可位置也其所舉字喉舌齒脣皆一紐獨牙兩紐明牙聲所包者多由是言之則廣韵玉篇所敘所舉咸爲法度非漫然爲之惟玉篇末所舉之字似卽神珙填入神珙故宋初人也語具後論再按廣韵所舉十字蓋爲原文玉篇所舉四十字爲異說前所論以之通玉篇四十字得矣於廣韵十字及玉篇舌居中五語尙有未盡蓋角徵商羽應四時四方則宮爲寄位故于角商之中各取其濁者命之爲宮則深喉舌腹是已宮聲合深喉舌腹以爲聲故統而合之曰牙牙

者齒之銳者齒之柱也以此爲口之內外大限于其內有喉舌焉于其外爲唇焉喉舌統命之曰牙言在牙以內也迦卽迦互之迦迦互雙聲古殆有匣音而佐羣母廣韵之法羣同于呼審故舌腹也語具後論如是則舌居中正目深喉舌腹二聲十字之例已具前圖再舉四十字之例圖之如下

五論切韵不本于字母並不本于涅槃

通志萇文畧小學類音韵僧守溫三十六字母圖一卷鄭夾漈曰切韵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備中華之韵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

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臣所作韵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爲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王海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和尚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娘牀幫滂微奉六母由是攷之則三十六字母和尚自唐僧舍利成于唐僧守溫也其人似在神珙前神珙則五季宋初人也三僧要皆在陸孫陳三人之後兩僧因韵製字母非陸孫諸人因字母製韵則斷然無疑者推韵之所由來周沈以古五音同紐剖而爲四始分平仄便于文章其聲切而不浮謂之四聲切韵顏陸諸人崇而尚之因有切韵之書司馬溫公守切韵而不

尙唐韵因作切韵指掌圖以坿於集韵此切韵之源流也
夾漈謂切韵之學起自西域將謂周沈本舍利耶抑謂周
沈本婆羅門耶謂本舍利則舍利在周沈之後謂本婆羅
門則婆羅門書今已不傳其可言者一則元和閒所譯之
華嚴四十二字母縱列十四字首尾重一字實十三字者
一則涅槃經所謂字音十四字比聲二十五字者華嚴四
十二字圓具在試以廣韵說文大徐音小徐韵譜一一校
之其不合者正多而四十二字叢脞無緒雖有善說者不
能爲之疏通證明矣謂韵之秩然有條理者本之於此誰
信之乎若涅槃經則稍有條理矣然以二十五字判爲五
聲每二字爲一聲忽于第三第四重一字此何法耶而中

人之韵則二十字較然不亂涅槃雖在前恐周沈諸人尙不肯本之况周沈之書導自李左校呂安復源流炳然豈本于涅槃耶又推而上之左校以聲類名書攷鄭康成于周禮序官蘿氏注言類于詩小雅韻韻箋言聲左校之淵源雖不可考以此證之應與作反語之孫亦然同一本矣然尙得曰涅槃可在康成前又推而上之許未重注淮南其音字有舌頭閉口急氣言之緩氣言之等語今藏本特語而首題未重姓名世傳本注雖同而此等繁重之言一
字無之則高誘之書也又以藏本音校之說文無一不賜
合洪稚存謂淮南音
是許音洵可依據則康成之所自出也許未重鄭康成平生不一語涉及浮屠經豈襲涅槃耶又推而上之則緯書有聖人承天立五均之文周官大司樂有成均之法以

教國子興導諷誦言語

均卽五韵也

則其來遠矣殆與製

字俱起也西竺人能守之者則爲作悉曇章之婆羅賀磨

天而實又難陀舍利不與也中人能守之者則有許未重

鄭康成劉成國孫未然李左校呂安復周彥倫沈休文釋

靜洪陳庭堅孫司法而邛李丁馬諸公不與焉夾漈故昧

昧也然其說盛行于宋元明之數百年中則又不得不辨

鄭云中華之韵只彈四聲則未然以下反語何爲耶廣韵

中之得紅切又何爲耶廣韵紐字之法井井有條一字不

妄豈止彈四聲者所知聲音之二字宋以後反易之古無

四聲之時謂氐叩上去入爲五音喉舌脣齒爲四聲遞析

之爲八聲爲二十聲而止夾漈不能道古以聲爲音以音

爲聲無害宏旨然其意謂古人知音而不知聲有繼而無橫則古所云雙聲卽夾漈所云音也古所云舌頭淮南注釋名舌腹開脣合脣釋名何以非夾漈所云音乎經釋錯綜然後成文自聲類韵集以來何書不然區區三十六字母七音略喀始能明備人孰信之三十六字母本出于韵而七音略又全錄三十六字母其有媿于述作甚矣而欲誇示來禪能勿汗顏乎三十六字母之外分妄配則逐條有辨茲不備及

六論大般涅槃經比聲二十五字實廿字

二十二五字說

字爲一聲而第四第二字同則每聲止四字也四而五之實二十字與字紐之例亦相出入論佚

七論涅槃經起聲八字卽八音

錢曉徵以守溫字母資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

音韵而失去之非
出于華嚴論佚

八論華嚴字母佚

九論華嚴字母不如中土所傳之美備

隋志婆羅門書一卷又云自後漢佛法行于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按此似卽一切經音義所云悉曇章婆羅賀摩天所作者大般涅槃經所引文字品字音十四字殆卽是矣佛家謂外道爲婆羅門或中土傳至于彼彼謂之婆羅門也近見嘉慶中一北士撰論韵之書中有陳思王作四十二契之語又云梵經言字母彼先無之自中土展轉傳去不知說本何所元和中實叉難陀所譯當卽其書而非隋書所云者兩書皆十四字其法于此偶同攷其十四字實十三字如

等韵之有攝焉而非字母其橫列四十二字乃字母也重複厖雜本無足數第卽淵源而論中土之反語聲類起于孫未然李左校未然之學本之鄭康成康成于周官序官有同類之說于隸韻箋言聲而醫豐繁求諸字補說文者不一而足則鄭君亦深于小學者也左校之書名以聲類殆舉說文之言某聲某聲一歸之五韵之類則其學亦本于鄭許也左校之書雖不傳而廣韵卽其嗣法大徐之說文音卽唐韵之馳餘小徐之說文譜又切韵之委形綜錯以求參伍以稽于字母實爲二十字無四十二之法也許君之箸說文注淮南如急言籠口舌頭及某聲某聲之說不一而足倘無成法何以言之鑿鑿如是聖人承天立五

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樂記言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从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素問言人聲應五音十二律則韵法之由來久矣而百度之說尤合于聲乘五音之數度卽句度音度之度句讀音度卽音讀混樂之法不過相近知四十二之無根據久矣又奚論三十六哉

十論樂工十聲合于均法之廿聲

遼史樂志有四旦二十六調之說大氏原本隋唐之舊卽七旦八十四調之遺也遼史之言曰大樂聲各調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呂各闕其一攷之宋史蔡元定燕樂書及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古今譜法咸有此十字沈括筆談亦有焉余以

廣韵廿紐求之九字各占一紐惟句字與工字不用殆以
與本法不合故甯廢而不用與細爲審揣句當音响集韵
响呼俟切喉中聲卽其義凡今樂工讀與繁無別唐胡曾
戲妻族語不正詩云呼十卻爲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
至總道是天因可知唐人讀侵異真故針非真陰非因錢
曉徵曰卻正釋譏以豔與面見練爲韵林與羣殷爲韵皇
甫謐釋勸以音與莘濱秦屯神倫伸爲韵心岑與麟辰塵
人臣倫爲韵沈衾與真臣人鄰貧濱爲韵楊戲季漢輔臣
贊以風與濱真文身爲韵蓋讀風爲分也按自宋以後侵
以下全韵讀與真元寒先無別又不獨豔音心岑沈衾風
諸字矣使胡延唐見之當不勝譏然邯鄲爲叠韵說文攷

亦讀與彬同則其交通久矣山海經澧沅之風卽澧沅之分義同于風別之爲分別尤爲交通之鼻祖折衷其說謂侵真字有交通出入則可如韵補之概通爲一韵則不可

凡字古蓋亦从風讀爲敘則樂工之讀繁亦未爲失舊法

十一論十聲所合

合于三十六字母匣也而喻从之

深喉之
一聲

工見也

淺喉之
三聲

一影也

淺喉之
三聲

和句曉也而審从之一

舌腹之
一聲

禪也而定澄

从之

舌頭三
聲之倡

六來也

舌頭三
聲之和

尺照也而端知从之

正齒三
聲之倡

四心也而所从之

所从當分際
齒三聲之和

凡奉也而並从之

合者三
聲之倡

五疑也

開唇三
聲之和

喉舌聲疏齒脣聲周二者少取之而已

該故四字該十二聲疏者多取之而始該故四字該八聲此

十字橫可以合廿聲也又以五韵求之五句宮也工上商
也凡一角也尺四徵也合六羽也故十字縱又可合于十
五類若夫五音則合句尺上聲工五四氐聲凡上印聲六
去聲一人聲長者取字三中二而短者一故十字立又可
合于五音也句合工五一等也尺凡二等四上三等六一
四等故十字綜錯又可合于八呼十字于韵之四法皆可
苞納故萬有二千之音無有不函先以廿聲該之遇有複
重及拍轉則換而取之十五類又換而取之五音八呼則
相去忽秒之間耳故十字既足以納羣音又可以叶律也

十二樂工十聲合廿聲圖

佚

十三樂工十聲方位圖說

佚

十四論樂工十字所起

佚

十五論樂工十字有餘不足應十二律

佚

十六論廣韵辨十四聲例法

廣韵末附有辨十四聲例法所舉共四十七字其所言十四法實有三科一則明八呼也開口聲合口聲尙爲等韵家所稟用明內外也開口爲內合口爲外蹴口聲撮唇聲明大小也廣韵定紐于大小劇有分辨如東冬之工攻必用古字爲反語弓恭必用居字之類是也牙聲則隅聲也八呼以內外大小隅正而成是則三法舉而八呼具矣此爲一科一則明五韵也十四者牙齒齊呼開口送聲以狀疾呼明宮韵也故所舉皆麻韵之字蹴舌下卷聲以狀次

疾明商韵也所舉伊酌车字伊字俗字之誤皆陽唐之入也鵠聲當作垂鵠聲垂字誤出于上舌字之上垂鵠以狀不疾不徐明角韵也所舉鴟嚚二字鴟字似鳴字之誤真仙皆角韵也舌根聲以狀次徐明徵韵也故所舉在皓韵凡此悉以隨鼻聲以狀徐呼明羽韵也故所舉在齊韵五韵又一科若喉聲舌聲齒聲脣聲則廿聲之說也脣上有開字羨此爲第三科又凡所舉皆同韵之字惟灼姑伊鴟非韵此四字當爲形近而誤餘則可說也今列之爲圖十七列大涅槃經文字品比聲超聲字圖并論 佚

十八論字母去其複亦合于廿聲

舍利守溫之爲字母也以四聲平列爲四其字或偏枯或

複出司馬公爲其所惑而不敢有異同邵子則知之矣故
節字母而爲二十四于見溪羣疑合溪羣爲一故乾坤爲
一音于歸透定泥合透定爲一故土同爲一音于知微澄
娘合微澄爲一故拆茶爲一音于邦滂並明合滂並爲一
故普旁爲一音于非夫奉微合夫奉爲一故夫父爲一音
于熙穿牀審禪合穿牀爲一故又崇爲一音審禪爲一故
山士爲一音于精清从心邪合清从爲一故草曹爲一音
心邪爲一故思寺爲一音又曉匣合而爲一故黑黃爲一
音影喻合而爲一故安爻爲一音共合十一字計三十六
字去其十一故二十五也又并非于敷奉故二十四無娘
而別設空位故仍二十四計字母之成在唐中葉以後說

雖甚熾而北宋人卽有知其非者矣厥後黃公紹又并知于照并穿于徹并牀于澄李如真又悉去知徹澄娘于是三十六字僅用二十二矣方密之設空堂上去入五聲字母宗邵子又去知徹與空位止十一合影疑故二十然非有音不可去而來卽泥日卽娘無音近世亦有議并之者矣并之洵是也然或者尙謂上去入復有陰陽則不合作甯戴氏常持十聲之說予冠歲論譏亦曾用之久乃去之矣字母溪羣以下十一字之複則由于四聲而知徹澄娘之複則由于呼等此四字名雖複而實未複來日之複則欲納切韵之字于其法中而有所不能賅因叛爲半舌半齒詭異之名也就字母所讀之音而并合之則匣并見溪曉

并群

疑皆喉也而匣可謂之深喉見溪疑可謂之淺喉端透

并定

來泥影喻皆舌也端透來可謂之舌頭影可謂之舌腹

并照

黑穿并微皆齒也照穿審可謂之

并知

穿并微審并娘精清并心邪皆齒也照穿審可謂之

并正

齒精清心可謂之齒頭邦滂並明非夫奉微皆脣也而

并邦

滂明可謂之合脣非夫奉微可謂之開脣夫類隔之法

并知

徹澄娘與端透定泥同照穿牀審禪與精清从心邪同非

并夫

奉微與邦滂並明同何以知微可去而非精不可去曰

并知

徹澄娘攷古則與端透定泥同審聲則與照穿牀審禪

并無

別兩者一無所據故去之焉若夫非精攷古雖合于邦

并照

而審音有音故不去也此爲審音而設故就字母人人人

習知者以立論

十九論音由字母詞曲而亾

唐之二僧讀切韵唐韵而不知其蘊與其承授之原持西竺之法以合之而不合又不能探其原之本合者與夫中西萬里音之本不合者于是苟且隨俗一切以合之而三十六字母之說興焉名曰三十六管其位去其異等之重列者則二十三也去其本空一等無羣邪與其複出者溪羣止十四寶音而平聲又有陰陽偏舉之病故平聲每呼亡其二十又六音上去入每呼亡其六音計一呼共亡四十有四音一韵八呼十五韵百二十呼共亡五千二百八十音凡此皆由字母而亡者也入聲十五韵祇存六韵而亡其九韵每韵八呼共七十二呼每呼二十音又亡一千四百

四十音去七十二呼重計四百三十二實一千有八音凡此皆由合入而亡者也合計二事共亡音六千二百八十八夫音極于萬有二千乃亡者過半存者僅五千七百十二不亟正之將無底止矣自宋以來十五韵之中又亡耕清青之一韵凡三百有八音故今之存者僅五千四百有四音耕清青之亡也倡始于神珙而亡于宋元人之詞曲然音雖亡于雅讀而自不絕于人之口則又字母詞曲之所不能亡也

二十論不可趁字母以媚俗

自元明以來持廿聲以譜音者豈伊無人坐不存古而紊之耳戴氏之聲類表亦持二十聲而又存古乃極不願說

字母之人而亦爲字母所縛字母之神力亦博矣哉吾爲
是故故甚欲存古也存古所以填空而均積于所本有者而亡之謂之
空子所本無者而益之謂之積非徒以矜奇而駭俗也古曷不與聲歧曰
吾嘗靜覽夫廣韵見其剖別呼等秩然不紊用紐之法或
一等一紐或兩等合紐其于一等二等也必一等一紐其
于三四兩等也多兩等合紐凡一等一紐者其字母不餘
于廿兩等合紐者其字母不餘于冊縱有有音無字者亦
不太減于廿與冊是則廣韵每等皆廿聲之明證夫廣韵
存古之書以此知古之不與聲歧也古不與聲歧曷爲今
之讀之也恒不合曰自李呂訖唐之中葉五百餘年自中
土至西竺數萬里地相去旣遠則竺音必不合于李呂時

相去不近則俗音必不協于雅讀二僧以竺法俗音爲字母而至今守之爲雅讀此其所以恒不合也竺法已具于前論俗音試畧舉今音之變以證之自字母出而非夫奉微爲輕唇定矣卽今上溯作字母之時近千年而今之讀微者無一不入於疑而微幾爲寄位此字母流變之最彰箸者也俗又有讀非爲威者則非又流于影矣世多呼湖爲巫紅爲馮烘爲風荒爲方則曉匣又變而夫奉矣桓丸爲頑則匣又變而喻矣協爲色則匣且變而爲心邪矣錢爲乾鄒周不別則从爲羣而精側又流爲照矣一定母也在平聲則从字母而爲透之陽至仄則从古讀而如端澄母視此字母編禪于審後審之陽也編牀于穿後穿之陽

也而今則禪牀反讀以合中古之音世又呼康爲荒則湧
且流爲曉純爲羣則禪且流爲羣此千年中其流變有如
此泝而上之五百年中今無流變於彼五百年中之流變
字母概舉當時之俗音而一登之于雅此千年中之流變
爲門法者又將登之爲雅矣自李呂至舍溫其流變奈何
曰有自深喉降舌腹者矣喻有自淺喉降舌腹者矣影有
自舌腹升深喉者矣曉有自舌腹降正齒者矣審有自舌
頭降正齒者矣澄徹有自齒頭升正齒者矣泥有自正齒
升舌頭者矣瑞有自正齒降齒頭者矣从有自開脣升齒頭
者矣邪有自開脣升合脣者矣邦正其流變凡十有二

二十一論玉篇所坿四十字

玉篇末坿五音聲論所隸四十字其規撫似出于古而其字則隨流俗殆神琪彝配神琪引元和韵譜則元和以後之人戴氏已言之矣觀其九弄反紐圖庚真不別唐人不肯出此殆五季宋初人也廿聲之道本自四而析亦可以合句配宮合句配宮則角商生殺之始疏而單徵羽生殺之終周而複此四十字字音旣隨流俗而改配又于徵羽之本複者屢舉其單此其失也字音列下字紐異同圖中二十二字紐異同圖佚

二十三論類隔知端六聲本爲三聲本錢曉徵說

佚

二十四論照穿牀審當析爲照穿神審當初牀所

佚

二十五論照之照屬古讀同端知本錢說佚

二十六論穿之穿屬當并徹透佚

二十七論禪當并澄定佚

佚

二十八論泥娘日一聲佚

二十九論曉當離爲二日曉曰許佚

三十論審羣當并于曉之曉屬佚

三十一論喻當并匣佚

三十二論邪當并許佚

三十三論邦非八紐當并爲四佚

佚

三十四論神本在禪顧陸諸人析出从影佚

三十五論許疑二母古讀輕脣佚

佚

三十六論字紐猶韵類有古本音有流變

佚

三十七論字母家配喉舌齒脣之誤

晁公武讀書志切韵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韵今其法類本韵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夫奉微脣音端透定泥知徹澈娘齒音也見溪羣疑喉音也照穿牀審禪精清从心邪舌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又韓道昭五音集韵篇題牙音見溪羣疑舌頭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徹澈娘重脣音幫滂並明輕脣音非敷奉微齒頭音精清从心邪正齒音照穿牀審禪淺喉音曉匣影深喉音喻半商音來日案晁公武以齒舌二音互易當是筆誤餘卽字母家言也本無牙音又無半舌半齒音前已論之韓道昭

所列九名除牙音外如舌頭舌上重脣輕脣正齒齒頭濱
喉深喉極有理致惟以見溪羣疑列牙音尙不出字母之
範圍作字母者誤會玉篇中央牙音之說而強配之故有
牙音也以知徹澄娘爲舌上亦小差無半舌半齒之名尙
爲有承受然有半商之說則依違字母之故

三十八論字母家配五音之誤

沈括筆談今反切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
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
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減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
之清剛角之清減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
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

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膀傍博是也幫宮清之平膀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又切韵家則定唇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羽端透定泥知徹澄娘徵見溪羣疑角精清从心邪照穿牀審禪商曉匣喻宮來半徵日半商按字紐廿之配五音玉篇所云東方喉聲四語備矣宮本寄位無聲欲求其聲如土之王四季然淺喉舌頭齒本齒頭合唇開脣之六和聲加之以淺喉舌腹凡八聲皆謂之宮可也又或專以深喉舌腹二聲爲宮亦可也沈氏以二唇爲宮舌頭爲商淺喉爲角二齒爲徵別出影母爲羽又加以半舌之音皆牽

於字母而誤今以玉篇校之東方角則淺喉

徵法目之謂爲牙音

角合於舌縮卻之語南方徵則二齒爲徵合於舌挂齒之語西方舌則舌頭爲商合於舌上張之語皆是惟北方羽二脣宜爲羽乃合撮口聚之說猥以宮當之非矣影响匣曉彼以爲深喉舌腹之二音者也來日彼之游移無根據者也無已則去其游移者而換其宮羽猶未爲失鄭氏則宮羽不差而商徵到置其以半商半徵成七音尤爲無據夫七音七始但有變宮變徵未聞有變商也未聞徒有變商變徵而且無變宮也夾深能解此二難吾从之矣

三十九論四聲切韵表凡例定四等字經圖及羣母古

音

等韵之書今之存者惟切韵指掌圖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韵指南四書後人或添門法愈生支離又有別造新圖者然既不用其法自當以唐韵廣韵訂定其譌而皆又不能此等韵之所以無善書也慎修先生四聲切韵表爲能通彼法而不別添門法爲可讀之善本但不知字母之非每遷就而爲之說爲小失耳今故就其凡例一一釋之而別以自定之圖殿焉四聲切韵表曰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學者未細辨也辨等之法須于字母辨之凡字母三十六位合四等之音始具一等之內不備也前人爲等韵圖未明言此理所空之位人以爲有音無字夫有音而未制字者有之如當此位屢無字

則非未制字也當是等則缺此位猶琴之泛聲當徽則囁不當徵則否莫知所然也

當徽之說已辨見前

又一等有牙有舌頭

有喉無舌上有重唇無輕唇有齒頭無正齒有半舌無半

齒而牙音無羣齒頭無邪喉音無喻通十九位見溪疑端

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从心曉匣影來也按今增許母爲二十位又二等有牙有喉有舌上無舌頭有重唇無輕唇

有正齒無齒頭有半舌無半齒而牙音無羣正齒無禪喉

音無喻亦通得十九位見溪疑知澈澄娘邦滂並明照穿牀審曉匣影來也按亦增許母爲二十位又三等有牙有舌上無舌頭有喉有半舌半齒有正齒無齒頭而唇音不定或有重唇或有輕唇喉音則無匣母通得二十一位見

溪羣疑知澈澄娘照穿牀審禪曉影喻來日反脣音之四母也四等與一等同但通得二十二位見溪羣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从心邪曉匣影喻來也按今以爲三四合等共四十位三等爲喻見溪影邪禪穿來照牀日留初所並敷明邦邪疑凡二十位四等爲喻見溪神審際澈來知从娘精清心並敷明邦許疑亦二十位又凡二等有前後諸位者通一韵爲二等也無前後諸位者但有照穿牀審四位則均三等韵按無前後諸位之二等必無之理前已辨之今以之方隸三四兩等且从嘉定錢氏攷古音并合說已見前又凡牙音有羣母者必三四等本注歌韵一等有芻字渠何切俗字俗音也今不取按芻字七音畧未

編至切韵指南始編之然其字見于玉篇玉篇故多宋初
羼入之字謂之俗音亦宜卽非俗音亦別等借下字定音
不在一等也又凡有舌頭齒頭者非一等卽四等以粗細
別之按其在四等者謂齊先青三韵此實等韵家誤隸今
以廣韵兒母反謂之上字分粗細齊先青仍在一等以古
公諸字爲切也一二兩等爲粗三四兩等爲細其三四兩
等之見母以居九等字爲切廣韵之例可求也又凡舌上
非二等卽三等亦有粗細案今改在二四兩等二等粗四
等細又凡重唇一二三四等皆有之輕唇必三等凡三等
唇音輕重不兼有輕唇而後有重唇之明母者惟尤韵之
謀字屋韵之目牧等字腫韵之鵠字三等之變例也按唇

音不分輕重總存四字于四字之中三爲重一爲輕說已見前今定非數並明四等皆有尤韵爲別等又凡邪母必四等禪母日母必三等按邪在三等又凡喻母必三四等而四等爲多凡半舌一二三四皆有之

今定四等字紐圖

合工○一句上○六尺○○○○四凡○○○○五

一等匣見溪影曉定透來端从泥精清心並滂明非許疑

二等匣見溪影曉澄徹來知牀娘留初所並滂明非許疑

三等喻見溪神審禪穿來照牀日留初所並滂明非許疑

四等喻見溪影羣澄徹來知从娘精清心並滂明非許疑

又案神母爲顏陸所移前已論及攷羣母之偏旁多从見溪似當从字母以羣爲淺喉之中聲並之溪爲四等之溪此亦周沈以前本音如此而顏陸諸公移置者

四十論象色聲合廿聲

乾鑿度大象八天乾地坤日離月坎風巽雷震山艮澤兌按此八字之音合於八聲涅槃之八超聲殆本於此釋名天豫司充翼以舌腹言之天顯也是天在舌腹矣說文地从土也聲元命苞曰地易也是則地之爲字聲本于也而讀从易易也皆喻母深喉也雷來母舌頭之和廣韵澤場伯切澄母兌杜外切定母澄定本一聲此猶後起之音說文兌从儿台聲又台山閒陷泥地从口从水敗兒讀若沈州之沈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乾鑿度三古澤字今之兌澤萬物而不有拒上虛下實理之澤萬物象斷流曰澤案象斷流卽三上之一及兌字上之八也與說文从水

敗兒一義口卽三下之二陽也兌爲口故口分兌文之半爲之象猶之虫分於風大分於天也渥台同聲之訓夫是則兌之本音宜爲渥轉反淺喉之和也日母齒本之和山所母齒頭之和月魚厥反疑母古讀輕唇之和八聲聲各一字且皆在和聲惟風一字在倡及攷之白虎通風之爲言萌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又曰猶有先王之遺風焉毛詩序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序之遺風卽本之傳之遺民是風亦有民音也與風之爲言萌正協亦合唇之和又以數求之喉聲四舌聲四各一濁而三清似乾坤六子齒聲唇聲各六則十二也日居齒齒爲

徵南方月居脣脣爲羽北方順布之而成圖此則八象應八聲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黔夫元而地黃周有雀弁次元者七入之緘也幣以元纁纁象黃三染者也水成於辰故黔在羣母淺喉角木之中也木成于未故青在清母齒頭徵火之中也火成于戌故赤在徹母舌頭商金之中也金成于丑故白在並母開脣羽水之中也雀頭字又作纏說文纏帛雀頭色纏淺也讀若讖唐韵音士咸切牀母齒本濁徵之中也縲許云切許母古讀開脣清羽之中也此則乾位于陽坤位于陰之道也夫是則六色應喉舌齒脣之中聲白虎通宮容也舍也舍容四時者舍匣母容喻母古匣喻同聲則宮亦在深喉也以八合五之道

深喉舌腹咸爲宮聲也律林志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
度章反爲長商古蓋有長音舌頭之倡舌頭商也角古岳
反見母淺喉之倡淺喉角也徵祉也徵祉皆照母正齒之
倡齒徵也羽字也物聚臧字覆之也覆字反爲敷羽有敷
音開脣之倡脣羽也樂工十字合卽舍宮之借字工角之
借字上商之借字尺徵之借字凡羽之借字句則喉閒聲
本義若以七始論之則淺喉角居寅爲木之始齒本徵居
已爲火之始舌頭商音長古讀長
如今之讀當居申爲金之始合脣羽
音敷古讀如連居亥爲水之始此四始時元也子卽里切在精母
齒頭之倡清徵之始徵夏也丑說文象手之形時加丑亦
舉手時也則丑古有手音手在審舌腹濁商之一聲也商

秋也寅說文韻也陰尙疆象也不達韻演聲也徐鍇曰
擴斥之意則寅韻古咸有擴音擴在邦古開唇之倡清羽
之始羽冬也子天統復上有五陰覆之其來遠起于未至
亥而五未夏也故子聲在徵丑地統臨上有四陰覆之其
來稍近起于酉至子而四酉秋也故手聲在商寅人統泰
上止三陰覆之其來近起于亥至丑而三亥冬也故擴聲
在羽此則天地人之三始也深喉已見于八象故宮不主
舌腹亦見于八象故丑不用惟用子寅焉此三始天地人
元也夫是則七始應八應之倡也近儒有謂字母三十六
字就便舉之不足爲諸字之母其說甚謎今以此爲字母
其亦可乎復古字紐圖附下

玉

深喉一聲◎地音易如今之讀下宮音合工反齒本和聲◎日

淺喉倡聲◎角

中性◎黔

和聲曰台遷轉切古山澤之澤

小

舌腹一聲◎天音裏如今之讀羅花書九反合唇倡聲◎羽硬字反如今之讀補

舌頭倡聲◎商音度章反如今之讀當

舌頭中◎赤如今之讀暢

和◎轂

齒本倡聲◎微

中◎纊士反如今之讀長庚反

開聲倡聲

中◎風音民戎反

深喉舌腹爲一聲故就中再舉小大二呼以發其凡二十

二字實二十字也如是五音三統六色八卦備焉

附廿二字經異同圖

十字廣均十字五符附字

渾一合

承義偏工網各通

漢和一

可廢客

堪印枯考矣

可廢牙齡歸阿營烏蒙雅

咷

阿也

咷

咷

咷

